

集部

二程文集卷十二

伊川文集　　宋　程頤　撰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

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

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
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
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
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决之先生曰此易辨耳問兄
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
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
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
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

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

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
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
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獘先生為令畫法民
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揺止
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
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
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
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

先生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稲田頼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寜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畱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輙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

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

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逺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
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
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
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鬬死者
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
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
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

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髙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

讐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
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
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
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
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
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
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

尋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

嘗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

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刻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

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
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
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
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
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
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
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
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

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

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
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
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
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
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
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
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
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

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岍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説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

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
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
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
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
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
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
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
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

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税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恵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恵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

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
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
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敎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
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
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
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
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

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王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髙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廵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决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

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寗

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

所屬名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

人也乘其迷暗令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

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

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

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

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

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

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早卒字曰

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一有三夭

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叙述四篇見附録

明道先生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録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

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
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太師致仕潞國公文

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

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常存勒石

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

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

言處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

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

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

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遊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惛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耳盡名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絶嗚乎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并前古賢

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謂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茍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乎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爲容於

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民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徳永高於千古藐兹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為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乎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

没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為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做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玆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乎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良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眞仕則為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容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孰將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

嗚乎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驕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来顧

為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乎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奠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為薄奠尚其

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乎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絶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之情哉兹焉歸葬不克臨穴姑

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乎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質夫於予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子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乎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乎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乎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髙才偉度絶出羣類善志竒緼曽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属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非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乎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夭胡難忱遽止於此嗚乎哀哉

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二程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二程文集 卷十三 附錄卷上下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宮

二程文集卷十三

伊川文集

宋 程頤 撰

墓誌 家傳 祭文

大中自撰墓誌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

希振王母髙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通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子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録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黄州黄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䖍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閒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

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
永年縣伯食邑戸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
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
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
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䜌奴皆夭女
四人長娶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
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
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

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紕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昪昺易旻㬥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禄六十年但知廉愼寛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

及民始終得免瑕讁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耳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先公大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頎泣血書

先公大中家傳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温舊名温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温厚恪勤畏愼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㫖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黄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黄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

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為請於朝就注黄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閒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横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

弗為撓潤當途事繁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為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為古券契田訟最為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買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

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為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為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為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慄畏嘗過

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晩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饑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競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

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軺傳旁午毀譽易得為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為禮未為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為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濯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

餘歲無為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朝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壊州當自治何以請為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槩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為之備貧室尚患不及是年二

役并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
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
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庇屋及濠水上水澌盤屈成
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
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
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
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箭衆吏持箭走白殺青而文
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

宴開元寺蓋戯遊也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蔵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為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熈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嚻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為使者挾朝廷勢淩蔑州郡沮公以為

安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歳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敘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大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戸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

文公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

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事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寛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顔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

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為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賙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

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令登進士第為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

年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輙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已不為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踈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居黄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為醜婦之寃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歛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

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
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
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
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
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
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
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
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

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欿然自以為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為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賔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閒十年志願足矣

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内不問家有無者葢二十餘年居常黙坐人謂静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悦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為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静坐葢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為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為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

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閨門皇皇不知所以為生公不以為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名醫視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為墓誌紀履歴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歴官十二任享禄六十年但知廉慎寛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

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一（一作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

中科第為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毋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

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

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

而後行仁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巳出從叔幼孤夫人

存視常均巳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

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

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

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

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

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别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愼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觧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

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誡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巳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巳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

寓居歷陽會叔父亦鮮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偫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蹴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閒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母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茍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

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并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

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覊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

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凉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名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頥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十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玠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

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髙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大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府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已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徳者

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大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閲歲即真用薦者攺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勲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歴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民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篿為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

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頔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顒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間

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僫一作賽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

神其事入壽短長有數豈畫能殺蓋偶然耳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頗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大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四翁名逢堯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

字故不忍毁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荅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収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叚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

長安太監篿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种家鞍几於

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於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槖至於御書誥勅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虞部也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

事二叔姑晨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

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為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冢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惟秉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幞其中若勑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

夢如是葢黙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後累年猶怏

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

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

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

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来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

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

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

賈文元曰程六當為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耳未幾而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䏲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遊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為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餘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胷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

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爾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

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謂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𤣥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頤謹遣姪𬱖就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於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叚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為事近年以來大評事四

評事墓繼遭盜刼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為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

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吾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逺兹三稔始克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叙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芳醪一卮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盡讌之歡别則有索居之嘆信吾道而白首逾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欻來言君被疾觀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

失走十舍之修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閙捐室

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為

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恵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

之徳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

悲母老子幼禍分何極雖道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

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盡羇旅之次肴羞麤飾惟

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餚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寃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䘮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兾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為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

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寃哉

祭李邦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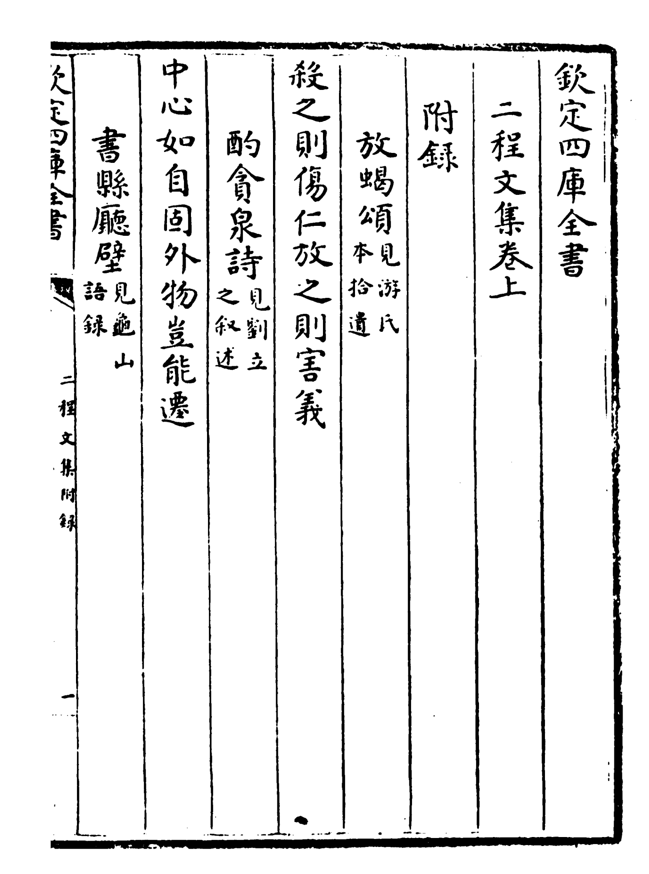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别於兹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舄以無緣惟期與公掛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頤也少脉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

卿仲溥奠

祭李通直文先生之婿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於子何其酷耶溥奠致誠尚其來享

二程文集卷十三



二程文集卷上

附録

放蝸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立之叙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語録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已載易傳）

易序（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

禮序（見性理羣書）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

也葢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享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

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

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稚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

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

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茍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

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

得天下自已力為之并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見微言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

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已矣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 見張繹師說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

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𭭶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傳者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

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見朱子語錄

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

答謝良佐書見微言又楊遵道錄但是簡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同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録及邵氏易學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附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

所言何如明道曰内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聞見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

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詞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為伯温云聞見録

神宗欲用温公名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兵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

辭詔命上同

熙寧十年春吕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顥以詩解之云云上同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顔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

程伯淳邢子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程頤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異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

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頤從先生遊上同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寛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二程文集附録卷上

二程文集卷下

附録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聞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

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凡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

師書中删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為沂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删改槀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為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横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凡如此語録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

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苟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

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横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詞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

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葢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别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覇劉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

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两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只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為害不細亦不專為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録時意其為

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吕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况此乃文字間外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彦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為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為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

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卻全不睹是只守卻胡家錯本文字以為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卻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卻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賢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

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横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凡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已兼聽并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别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子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凡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賔

容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别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為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録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為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别本今既不用切勿毁棄千萬盡為收拾便中寄來當什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

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定内外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與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本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逞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

得復正若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禀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㢢又將傳於後學非直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

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頼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書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並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賛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

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並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

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稍穩當處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歐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覆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禄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以

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詳矣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

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茍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别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録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髙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輙復條陳以丐指諭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異同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巳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刋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氣所趨之

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己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強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強說為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當食槩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惟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

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強説而後通邪其肯故為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逺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攺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匀不為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攺也卷子内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閲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攺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説又不

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輙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不特

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絶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凡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氣又為如

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為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詞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覺寬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強

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者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

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

知用力之方跋者無專轍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跋亦所未喻蓋来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

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為不可不辨者如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

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

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絶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矣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則猶子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説畧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

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旣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删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濶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張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

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稍賜寛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曰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註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得也儻蒙矜恕不録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巳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

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舂陵郡庠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舂陵本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為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

序之改沿為沂祭文之改姪為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凛然承外習訛末流波蕩之為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嘗讀二書慮其傳本寖少悉為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

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録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决惟易繫取吕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

徃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於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臨川後學鄒次陳謹書

周二程張邵書子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一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

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為書散出并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又為外書十二

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
與今所傳續蓋可見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
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
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
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
年始有新刻卲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為迂濶
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傳君友諒之同人也
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

氏經說以次鋟木槩託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槩

二程文集附錄卷下